



# 臺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

——從「關係中的自我」理論的觀點來探討

劉珠利



## 中文摘要

台灣進人民主時代後成長的年輕女性，她們的性別角色特徵為何？台灣尚未有這一方面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嘗試以台灣進民主時代後成長的十六位年輕女性為對象，以質化研究法中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approach)為研究方法，以「深度訪問」(in-depth interviews)方式收集資料，以「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主軸性譯碼」(axial coding)，及「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的方式，分析出這十六位台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並將此結果和「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的論點作比較。結果顯示，「互相同理」(mutual empathy)也是本研究台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的特色，這個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的觀點。另外，本研究的台灣年輕女性已有兩性平等的意識，然而兩性平等僅能在兩人關係中展現，在面對大環境時，則回到「替男性保留面子」的角色。根據結果，本研究最後提出對社會工作實務在直接服務，及間接服務兩方面的啟示。

關鍵字：「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台灣女性，

## Abstract

兩性關係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young women'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ale partners. Lack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female gender identity theory,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do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data. Sixteen Taiwanese young women, aged 19 to 21, were interview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utual empathy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ese young women'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ale partners in this research. However,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that Taiwanese young women in this research only exercise equal power with their male partners in private, whereas they help their male partners save face in public. Discussion and implication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re address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Self-in-Relation" theory, Taiwanese women,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 前言

兩性關係（註一）一直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話題。然而媒體所報導，成為大家茶餘飯後所談論的，或是可以讓兩性關係演講者引用作為分析的兩性關係故事，都是較為極端的例子。每當新聞熱度過後，筆者總是常常反問自己：台灣女性的兩性關係，到底真實的面貌為何？因此，筆者回顧了台灣女性的自傳及研究，從這一些資料中發現，日據時代的台灣女性，在兩性關係中，是絕對遵守男尊女卑的關係型態，男性是主宰，而女性則只是附屬的角色，日據時代的女性在兩性關係中，都是扮演「無我」（selfless）的角色（楊雅慧，民八十二年；楊雅慧，民八十五年）。當台灣經濟逐漸脫離農業時代，走向工業時代的過程，雖然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使得女性有了參與就業市場的機會，然而，女性經濟獨立的能力增加，並未大幅度的改變她們在兩性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丈夫仍

然是家中事務的主要決定者，而妻子則是輔助丈夫的角色（Lu, 1980, 1983, 1997）。民國七十六年，台灣的威權統治時代走入歷史，正式進入民主時代。整體社會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聲音、色彩、與機會，西方的女性主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在台灣萌芽（Lu, 1991）。在這個背景之下成長的台灣女性，和男性關係的型態又是何種面貌呢？這部分尚未有正式的相關研究。媒體已經把台灣年輕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塑造成擁有非常大的權力的形象。但是，真實的狀況為何？不得而知。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就是想瞭解，在台灣民主時代下成長的台灣年輕女性，和同輩男性的關係，是何種面貌？

本文有以下四個目的：

一、以「紮根理論」（註二）（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來瞭解台灣的年輕女性，和男朋友的關係型態為何？

二、瞭解「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所認為的兩性關係特色為何（註三）？

三、台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和「關

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所認為的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的角色，有何異同？

四、期望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導引出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啟示。

本文將先探討「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對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的角色，及其相關的實證研究。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呈現筆者以質化研究中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法，所得到的台灣年輕女大學生在兩性關係中的角色，同時也將結果和「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的看法作比較。本文的最後部分，筆者將討論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啟示。

「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對兩性關係的看法及相關研究

「關係中的自我」（註四）（Self-in-Relation）理論是近年來新興的研究性別的重要理論（Jacob, 2000）。它是由美國 Stone Center 的數位作者，Jordan, J.V., Kaplan, A.G., Miller, J.B., Stiver, I.P., 及 Surrey, J.L. 共同發展出的。而且在西方，這個理論目前已納入「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教科書之中，成

為重要的理論之一。「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本身強調，過去傳統的心理學所定位的成熟人生發展目標，如：Freud 所認為的「分離」(separation)，及 Erickson 所強調的「自主」(autonomy)，是不符合女性的發展過程的。「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認為，女性從小就被訓練，被鼓勵要照顧別人，當女孩表現出「照顧」「同理」別人情緒的行為時，通常會得到母親的鼓勵，進而增強這種行為表現。因此，絕大多數的女性，終其一生，都未曾以「自主」和「分離」，當作是發展的目標。「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的理論家認為，「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ce) 才是女性發展的最終目標。而「同理」(empathy) 及「互相」(mutuality)，及「有彈性的界域」(flexible boundary) 是達成「互相依賴」的必要能力。總言之，這個理論強調，「強調關係的自我」(relational self) 才是女性性別角色的最大特徵 (Jordan et al., 1991)。

既然「強調關係的自我」(relational self)

是女性性別角色的特徵，女性和她周圍不同的個人，所發展出的關係型態，都是「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的內容。尤其是女性和男性的關係，是「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探討的重要焦點之一 (Stiver, 1991)。這個理論認為，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經常扮演照顧者的角色，而男性扮演被照顧者的角色。Miller (1991) 從人類社會演變的過程來解釋男女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原因。Miller (1991) 認為，人類早期的社會環境中，男性因體力較女性大，因此成為社會中的支配者 (dominant)，而女性因體力較差，及所能負擔的工作內容不是打獵及找尋食物，因此，自然成了附屬者 (subordinate) 的角色。社會環境中的支配者主宰了一切，支配者決定了社會文化的價值取向，面貌，及哲學基礎。同樣的，支配者也決定了男、女分別該扮演何種角色，這就形成了父權文化的社會 (patriarchal society)。在父權文化中，男性必需是強壯的，具攻擊性的，自己解決問題，不依賴別人解決問題，不表達任何代表軟弱，如：悲

傷的情緒。相反的，女性則必需扮演照顧別人，尤其是照顧男人，把別人的需要擺在自己的需要前面的角色。

父權文化的規範及思想，已經在人類社會中，運作了數千年。這種制度，對女性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分別從「同理」(empathy)，「依賴」(Dependence)，「憤怒」(anger) 的表達，來瞭解這些議題，在父權文化所規範的兩性關係中，呈現何種面貌？對女性有何影響？現分述如下：

Jordan (1991) 指出，由於男女社會化 (Socialization) 的要求不一樣，因此，女性比較容易表達情緒，尤其是表達負面的情緒；而男性則通常是把焦點放在行動／行為上。由於男女關注的焦點不一樣，因此在兩性關係中，「互相」(mutuality) (註五) 這部分上，常常產生問題。在兩性關係中，男性常常無法瞭解女性的情緒，無法和女性討論某些主題，如：希望、害怕、脆弱的部分，無法進入女性的內心世界；相反的，通常都是女性比較可以進入男性的內心世界。而且

因為男性無法瞭解女性的內心世界，女性就漸漸不再期待男性的瞭解。結果就形成了「不平衡的互相」(imbalanced mutuality)。這種兩性關係，甚至還被父權文化社會價值觀中的「女性要自我犧牲」來強化。而且女性也常常將自己定位成維持婚姻關係的人，要負責的將婚姻關係維持下去，因此也就繼續扮演自我犧牲的角色。女性長期的自我犧牲，長期在心靈上無法得到丈夫(或男朋友)的同理(註六)，就容易造成憂鬱症的產生。Jordan (1991)認為一個健康的兩性關係，應該是彼此可以有效互動，可以互相瞭解彼此的主觀經驗與感受的關係，也就是達成「互相同理」(mutual empathy)的狀況。

Stiver (1991)認為，在父權文化中，獨立(independence)一直是被認為是成熟的象徵，而依賴則被貶低為不成熟的表現，所以，依賴就成為一個非常有價值判斷的字眼。而且，當女性對人表現出情感上的交流時，就被直接標籤為「依賴」從臨床的個案分析中，Stiver (1991)認為，依賴其實是女性和別人建立人際關係的方法(a female

style of relating to others)。Stiver (1991)進一步說明，女性從小就不被鼓勵和人分離，本來就很重視和周圍的人建立關係，而這種建立關係的過程，會產生意見交換，情緒交流，徵詢問題解決方法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其實只是和人建立關係的過程的現象，然而，卻被解釋成負面的依靠。事實上，依賴應該被定義成「同理的依附關係」(empathic attachment)，是一種情感上的互相交流。Stiver (1991)同時也解釋，依賴的現象同樣發生在男女關係上，Stiver (1991)認為，依賴也是女性和男性建立關係，情感交流的方法，而不是負面的完全依附男人才能生存的關係。Lerner (1983)甚至還提出另外一種對依賴的看法。Lerner (1983)認為，依賴的意義並不是人們所常解釋的，完全依賴他人而活的意思；依賴是一種具有保護兩性關係持續運作的功能，因為女性表現出依賴，則會增強男性的自尊，女性低度的表現，則會激發男性的高度表現。如果女性不再願意扮演依賴的角色，就會讓關係失去平衡。因此，Lerner (1983)認為女性的依賴是一種

策略，是讓男女關係持續下去的機制(註七)。簡言之，從「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的觀點來說，依賴對女性而言，決不是傳統中所定義的依附他人，而是建立人際關係，包括兩性關係的方法。

Miller (1991)也提出，憤怒的表達，同樣也是兩性關係中的議題。Miller (1991)認為女性長久以來就習慣把別人的需要擺在自己需要的前面，因此就養成了不敢將憤怒表達出來的習慣。因為表達出憤怒，就等於是不把別人的需要擺在第一位；而且，表達出憤怒，同樣也具有傷害關係的危險。因此，女性在兩性關係中，習慣把憤怒往內藏，長久下來，就形成挫折感，也形成沒有行動能力。長期的挫折感，容易造成自我價值感低落，覺得自己很脆弱，很糟糕。長期的壓抑憤怒，也容易造成身心症。另外一種情況是，女性長期壓抑憤怒到某一程度，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全部一次發洩出，結果就被標籤為「歇斯底里」。Miller (1991)認為，人類對於兩性關係中的憤怒的表達，還需要很多努力去瞭解。但現階段，我們都應認可兩

性都有權力表達憤怒，而且，憤怒是幫助我們瞭解問題的重要來源。

有關「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對於兩性關係的看法的實證研究，到目前為止，都集中在已婚婦女的憂鬱症上。Radloff (1975) 及 Weissman and Klerman (1977) 的研究都指出，已婚女性在婚姻關係中，都是扮演照顧別人的角色。長期壓抑自己的憤怒與失望的情況下，就容易造成憂鬱的症狀。Radloff (1975) 及 Weissman and Klerman (1977) 的研究，支持了 Miller (1991) 的說法。

Campbell and Belknap (1997) 以有憂鬱症的受虐婦女為對象，以瞭解那些因素，可以有有效的預測憂鬱症的發生。研究結果發現，缺乏健康的，支持的人際關係，是造成這些受虐婦女產生憂鬱症的原因之一。Campbell and Belknap (1997) 建議，轉介這些婦女至支持性的人際網絡，是有效的幫助策略。

Culp and Beach (1998) 以夫妻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的婚姻關係的親密 (intimacy)

及互相 (mutuality) 的程度，和他們的憂鬱程度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對妻子而言，婚姻關係中的親密及互相的程度，和她們的憂鬱程度成負相關。意即，婚姻關係中親密／互相程度越高，妻子的憂鬱程度越低；研究也發現，對丈夫而言，婚姻關係中的親密／互相的程度，不會造成憂鬱症狀。Culp and Beach (1998) 的研究結果，也同時說明了女性 (妻子) 在兩性關係中，較期待感情上的交流，當長期在這期待中受挫，那麼，就容易產生憂鬱的現象。

上述的幾個實證研究，都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對兩性關係的觀點。總言之，「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認為，女性的特質是相當注重人際關係，非常重視人際關係中情感的交流。然而，男性並不被社會鼓勵要和人有較多的情感的交流，讓男女雙方在兩性關係中，無法達成「互相同理」的狀態。這是造成已婚女性在婚姻關係中受苦、憂鬱的原因。如果男女雙方的關係能達成「互相同理」的狀態，男女的關係將會健康、快樂。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瞭解台灣年輕女性自己在男女關係中的角色，及她們對於兩性關係的看法。根據 Unger (1990) 對性別研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她的分類方法。Unger (1990) 認為如果研究者想要瞭解被研究對象本身對於自己性別的看法，那麼，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是較為適合的研究方法。又，因為台灣並沒有本土的性別理論，完全是借用西方的理論，因此，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中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的方法，作為研究方法。本研究從受訪對象的選擇，資料收集，分析的方法，及分析結果的驗證，完全按照 Strauss and Corbin 所提出的「紮根理論」方法來進行。具體作法分述如下：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二十歲左右的台灣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台灣於西元一九八七年 (約

十五年前）正式結束威權時代，走人民主時代。那時候出生的台灣女性目前為十五歲。Gilligan（1982／1993）認為，性別認同及兩性關係，是青少年後期相當關鍵的發展議題。筆者考量了台灣進人民主時代的時間，及人類發展階段的議題，因此選定了二十歲左右的台灣女性，作為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又，筆者曾經擔任七年的大學輔導老師，對於大學生有較多的瞭解。Strauss and Corbin（1990）認為，研究者本身的專業經驗，對於結果的分析，有相當大的幫助，可以促成「感知性理論」（sensitizing theory）的達成。因此，本研究遂以大學生為受訪者。另外，為提高研究結果的正確性，筆者同時也採用Strauss and Corbin（1990）所建議的方法，來驗證研究結果。為免重覆，此部分將於「理論驗證」的部分，再詳細陳述。

## 二、抽樣方法

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是質化研究選取研究對象的方法。因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的方式來選擇受訪者。Strauss and

Corbin（1990）指出，為了讓研究結果能夠真實的反映出受訪者的真實狀況，所以研究對象的選擇是和資料的收集，及資料的分析同時進行的。而且，受訪者的背景必須多樣性，涵蓋各種不同的特質，社會經濟階層等。而受訪人數並沒有一定的規定，通常是等到研究者從收集的資料中，已經沒有新的發現時，也就是達到「資料飽和」（saturation）的階段時，也就是資料收集可以停止的時候。本研究一開始，到台北的兩所大學散發本研究尋找志願受訪者的說明書。筆者並親自到數個班上作說明。同時，筆者也請學校的行政人員幫忙傳遞尋找志願受訪者的訊息。由此方法，筆者得到數位志願的受訪者。除此之外，當受訪者在受訪過程中，提到她的同學和她的想法或作法不一樣時，筆者也請受訪者代為詢問這位「不一樣」的同學是否願意接受訪問？筆者也經由已受訪者的介紹，找到一些志願的，且背景，特質和最先幾個受訪者不一樣的受訪者。本研究在兼顧了訪問多樣化背景，多樣化特質的受訪者的前提下，訪問了十六位台灣年輕女大

學生，而在訪問完第十六位受訪者之後，未有新的發現產生，因此，本研究總共有十六位受訪者。

## 三、研究對象的特性

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自台北的七所大學（公，私立兼具），生長的地方包括：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其中一位受訪者為原住民，四位受訪者有客家背景；受訪者所就讀的科系包括：語文、護理、商學、理工、法律、及醫學；受訪者父母親的職業包括：工程師、市場攤販、公司經營者、公司經理、清潔工等；其中兩位受訪者來自單親家庭。

## 四、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半結構性（semi-structure），深度訪問（in-depth interviews）作為資料收集的方法。筆者事先擬定完成數個開放性的問題，及後續的探索問題（probing questions）。每一位受訪者均訪問相同的開放性問題。當訪問了數位受訪者，並開始作初步的資料分

析時，當中開始產生一些「主題」(themes)，筆者在後續的受訪者受訪時，也都將這些「主題」(themes)，納入訪問的題目當中。訪問過程全程錄音。有關錄音，保護個人資料等研究倫理的問題，均詳列於「受訪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中，並得到筆者學校的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通過。受訪者於訪問進行前，均詳細閱讀「受訪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並在受訪同意書上簽字。同時，筆者於每一次訪問結束之後，都立即的寫下「實地筆記」(field notes)，幫助資料分析。訪問結束之後，由筆者親自將錄音帶的內容，逐字謄寫成文字稿。如果受訪者於受訪時，有一些非語言的行為，如：沉默，難過等，筆者也在文字稿旁邊註明。每一位受訪者大約訪問一個半小時。每一位受訪者於事後，都收到她們自己的受訪逐字稿。受訪者並再一次告訴筆者有關閱讀完逐字稿的感想，或其他想再補充的資料。

##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技術，是採用 Strauss

and Corbin (1990)所提出紮根理論的三種資料分析方法，分別是：「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主軸性譯碼」(axial coding)，及「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在「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的階段，筆者逐字逐行的閱讀文字稿，並在每一行或每一段落標上名稱；「主軸性譯碼」(axial coding)的目的在於開始尋找每一個「類目」(category)的前因後果，在此階段，筆者不斷的問自己，「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會這樣？」「後來發生了什麼結果？」經由這樣的過程，筆者從資料中，建立了數個 Strauss and Corbin (1990)所說的「典範模型」(paradigm model)(註八)。「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意指，從分析出的資料中，找出一個主要的故事，並將這個故事發展完整，筆者在這一階段中，選出一個主要的「類目」(Category)，並發展出一個故事。

## 六、理論驗證

Strauss and Corbin (1990)建議兩種方法來驗證研究者所發展出的理論，分別是：

「同儕討論」(peer debriefing)及和相關文獻作比較。筆者將在本文討論的部分，和現有的相關文獻作比較，來驗證分析的結果。筆者同時也採用「同儕討論」(peer debriefing)的方法，來驗證分析結果。在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的研究同儕不斷的挑戰筆者所作的初步分析內容及內容的邏輯性和合理性，經由這個過程，幫助筆者所思考出的內容，更貼近事實。

## 結果

在這部分，筆者將呈現每一個「類目」(category)的定義，並呈現受訪者的故事內容(以斜體字的方式呈現，方便讀者閱讀)，以便讀者瞭解每一個「類目」(Category)的內容。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只呈現數個受訪者的故事。為了達成保護受訪者個人資料的目的，僅用P 1，P 2等代號，來代表不同的受訪者的姓名。

### 一、照顧

「照顧」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描述和男朋友的關係時，經常提到的。受訪者所謂的照顧，包括心理上及物質上的照顧。

P 1：我們的關係，是那種互相照顧吧！：（男朋友在加拿大讀書）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很照顧我，對，然後我的話，我是不太會去表達：我不會去表演說我多麼愛你，：但是我只會，可能我只會做事情，做事情，用行動吧，我就會：因為剛開始他到加拿大的時候，因為他是一個人去，那他是住在一個什麼：「B.C.」，我就：我就常常寫信給他，或是寄東西給他，因為我覺得，總是一份感情的支柱嘛，這樣子，我能做到的，我會去做，那他也是這樣。

P 2：我們的關係，是會為對方著想吧！：我跟我男朋友是，譬如說我知道他騎車很累，我就會幫他撻撻肩膀之類的。又譬如說，天氣寒冷，我會把我的手借給他，因為他騎車，手會冰冰的，我就會把我的手給他這樣。

P 3：我們相處的模式，我覺得，因為我們住得很近，隨時隨地我想要看到他，他

想要看到我，我們都碰得到：他每天到五點半，下班回來我們就一塊吃個飯，然後就聊一聊今天的情況怎麼樣，：我覺得是很日常生活的東西啦，很瑣碎的東西，可是我們會覺得很滿足，：我們會覺得對方在關心你：我的生活狀況一直不好，就是出了一些問題，所以他就很擔心，：所以他會問，問你（我）今天有沒有正常吃飯？有沒有怎麼樣？就是互相照顧。

## 一、男朋友應尊重我

「男朋友應尊重我」也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描述自己和男朋友的關係時，會提到的。「尊重」的意思包括：不受男朋友的約束，不被男朋友規定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尊重自己的想法或決定。

P 4：我是覺得他蠻尊重女性的，我是很喜歡他這種，很尊重我的想法。

P 2：我們兩個是要對彼此公平，今天你不可以阻止我去做我很想做的事情，然後，我也不會阻止他去做他很想做的事情：可以說男生喜歡什麼樣子，女生就要怎麼樣

子去配合，我覺得（父母的相處和我們的相處）最大的不同，應該算是彼此之間的尊重，其實，在我的看法裏面，就是說，我爸爸不是那麼尊重我媽媽，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我會去要求我的男朋友，最基本的就是尊重。筆者問：什麼是尊重？P 2：太過於限制！我覺得限制是難免的，但是不能太過於限制，跟對方要求說，我絕對不准你什麼什麼。

P 1：我的男朋友他：他是：不會限制我，很尊重你（我）的想法這樣子。

另外一個受訪者，則提出了男朋友對她不尊重，最後導致受訪者與對方分手。

P：一開始還好，後來漸漸的，他就變得愈來愈霸道，什麼事都要以他為主，連看什麼電影，都要由他來選，：一開始我還忍受他，委屈自己來配合他，可是到最後，我就受不了，最後就和他分手。

## 二、保有彼此的空間

當本研究的受訪對象，開始描述她們和她們的男朋友之間的關係時，「空間」是她們



最常用到的字眼。兩性關係中的「空間」，是一種比喻，用來描述她們和男朋友的時間分配；兩人關係中，自己（女）獨立的部分；及在兩人關係中，保有自己（女）的秘密。

P 5：有時候他有事，我不是很會依賴他的人吧！我覺得有時候，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空間，你（男）要做什麼事，那你（男）去忙好了。你（男）不用陪我，然後，我也沒有要求他什麼，（像）每天要打電話給我，我覺得那很麻煩，我也沒有要他專車接送，我也沒有。他說，我們要有彼此的空間。然後，（我們）也會為對方著想，像有時候幫他買東西呀，買毛衣，天氣冷幫他買毛衣，幫他什麼東西呀等等：。

P 6：我們是班對，可是我們都會注意和班上的同學來往，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間。像我們班上一位同學，很好笑，：她大一的時候，也是那種積極參與班上活動的人，後來大二，她交了男朋友，也是班上，他是轉系過來的，她就：就完全過兩人世界而已，然後班上活動都不管，什麼都不管，然後就覺得，我就覺得這個女孩蠻失敗的！（笑）何

必為了男朋友這樣，對不對？：我交了男朋友，我就想說，：我一定要證明給別人看，女孩子交男朋友：就是，一定會失去女孩子的一點，一點自主權吧，我在想，就是一一定會聽男孩子這樣子。我會覺得，：我們這一對不會，對，不會走向這種路這樣子：我一直跟我同學說，妳交男朋友，妳一定不能失去妳自己的生活圈，妳可以認識男朋友，或是妳帶妳的男朋友認識妳的朋友，但是自己也要有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玩的時候，不能整天帶著他，或整天陪著他這樣子。

P 7：有一個男朋友的感覺很好：他照顧我，我也照顧他。這種互動很棒！但有時候，我還是會希望：我不想講：有時候，我在某一些主題上，我希望保持秘密，我不想告訴他所有的事情，對！我希望保有我的空間，我希望保有我自己的東西，我不想告訴他。

P 8：我覺得我理想中的伴侶：我們有我們彼此的空間：我們有我們各自的工作，我們有我們各自的朋友：他也不要限制我不可以跟別的男生說話，或限制我不可以跟別

的男生一起工作。

P 9：我跟我男朋友，我不會說，也許我會，我不會說：而且他也不會讓我，他也不會讓我說什麼事都依賴他，對，然後我也不會說什麼事都非他：非他不可。

#### 四、衝突的解決方法

公開場合，替男朋友保持面子，私底下，則會溝通協調衝突及其解決方式，也是受訪者的兩性關係中，會出現的議題。受訪者的解決方式則包括私底下的方式，及公開的方式，兩種場合的解決方式是不一樣的。公開場合，替男朋友保持面子，私底下，則會溝通協調。

P 4：如果我們有衝突，我們會私底下坐下來講，為什麼我今天不高興，我們不會在大家面前爭執。

P：像我們兩個相處模式中，：我覺得其實他在某些方面，比我強勢很多，譬如說，我覺得他：對，他還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應該是，他很愛生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很愛生氣，：譬如說買東西啊，：像很多

女生，：譬如說洗髮精，買那種特別的東西給自己玩一玩，：每次跟他逛街什麼的，他都會：不要，不要，他就會制止你就對了。如果你買的話，他反而會覺得不太高興，：我覺得他在某種程度上，：有企圖想要掌控我一些東西的感覺：。我覺得有時候兩個人相處，人與人相處，我覺得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有退一定會有讓，所以我會選擇性，無傷大雅的，我覺得對我來說，買不買洗髮精，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要不然就在他背後，偷偷去買就好了：。有時候如果我覺得無傷大雅，我就會順著他，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了這種小事，然後在大家面前鬧得不愉快這樣子：如果我覺得問題很嚴重，我會事後私底下找他說。

P 6：在外面啊，我覺得男孩子的面子，好像比女孩子重要一點，以前的人是說，在外面就是小女人嘛，就在旁邊待著，不能講話，：譬如說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我比較不會在外面說，生他的氣，譬如說有別人的話，我比較不會說，你怎麼這樣之類的。：我應該留一點面子給他。：我覺得男生還是

需要這樣，：我覺得沒有關係：。可是事後，當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我會跟他說，當時你為什麼怎麼樣怎麼樣，我會私底下跟他說清楚。

P：我是很順著他啦，可是當然有時候會覺得不爽啦！（笑）。我覺得女孩子要識大體啦，對啊，我覺得其實要，某一個程度上，我覺得要給對方，就是顧到他的面子吧。筆者問：為什麼妳選擇順著他？P：我媽媽常常告訴我，女孩子要識大體，要顧男孩子的面子，我覺得應該也是這樣。

## 討論

討論的部分，筆者擬從受訪者所呈現的資料，和本文的文獻探討中，所討論的「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中，對兩性關係的看法，及相關的實證研究作比較。從比較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作進一步的討論。

從上述的結果，和「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理論比較，可以發現很多相同的部分。本研究的受訪者提到，她們和男朋友的關係，是一種互相照顧的關係，除了彼此嘘寒問暖之外，也同樣在心靈上，感情上有互相的交流。這個描述和「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中所說的「互相同理」(Mutual empathy)，是相同的。而且，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提到，在兩性關係中，她們認為最棒的，就是這種互相照顧的感覺。本研究的受訪者在跟男朋友的關係中，除了著重互相的照顧之外，也意識到彼此之間要有自己的心靈空間，及實際的空間，也就是設立彼此之間的界域(boundary)。「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認為，一個健康有效的同理，並不是指要全部的進入對方的主觀世界，而是彼此有清楚的界域，而在這個最後的界域範圍之前，彼此可以自由交換經驗。本研究的受訪者的兩性關係，除了互相照顧之外，還適度保持彼此之間的空間，完全符合「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所認為的，女性期待的是建立「互相同理」的關係的論點。

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受訪者提到了她們和男朋友有衝突時，在外人面前，受訪者採取的策略是讓步給男朋友，以保持男朋友的面子；然而，私底下，則會和男朋友就衝突的問題，溝通清楚。這個策略和 Lerner (1983) 所提出的觀點，有相同之處。Lerner (1983) 認為，女性在兩性關係中表現出依賴，並不是代表完全的依附於男性，而是具有保護兩人之間的關係的策略；女性的低調，可以激起男性的表現，維持男性的自尊，進而維持兩人之間的平衡。本研究的受訪者所採取的策略，也同樣的維持了兩人之間關係的平衡。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受訪者採取讓步給男生的策略，還代表著受訪者對台灣父權文化價值觀的順從 (conformity)。

有趣的是，本研究的受訪者還指出，很重視男朋友是否尊重她們的想法或決定。這部分在「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中，並未提到。筆者認為，這代表的是本研究的受訪者，開始有了兩性平等的意識。然而，再以受訪者所採取的衝突解決的策略來看，當受訪者面對整體社會環境時，

則又回到父權社會所規範的女性角色當中。筆者認為，對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兩性平等在兩人關係中，較容易實踐，而在大環境中，較不容易實踐。這意味著，如何讓整體的台灣社會環境，能夠變成容許、接納兩性平等的展現，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本研究的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的觀點。然而，本研究的受訪者均未婚，她們的兩性關係是一種戀人的關係，而且關係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並未提到，如果這種互相照顧的感覺消失了，或是只變成受訪者單方面照顧男朋友時，她們如何應對？關係演變成這樣子時，對她們的影響是什麼？會產生憂鬱的症狀嗎？這些問題，可以以後續的、長期的 (longitudinal)，以同樣的受訪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她們關係的進展，進一步回答這些問題。

## 結論

根據上述的結果分析，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理論的論點。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兩性關係上，注重和男性之間的「互相同理」。另外，本研究的受訪者，已有兩性平等的意識。然而這種兩性平等只能在兩人關係中實現，尚無法在大環境中展現。

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尚未婚，她們的兩性關係是短期，且是戀人的關係，如果這種互相照顧的感覺消失了，或是只變成受訪者單方面照顧男朋友時，她們如何應對？關係演變成這樣子時，對她們的影響是什麼？會產生憂鬱的症狀嗎？這些問題，可以以後續的、長期的 (longitudinal)，以同樣的受訪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她們關係的進展，進一步回答這些問題。

## 研究限制

如同所有採用質化研究的研究結果一樣，本研究的結果並不能推論至其他未受訪

的台灣年輕女性。而且，台灣尚未有採用「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的觀點來分析台灣女性的兩性關係的研究報告，因此，本研究結果僅能算是初探性質，期望未來能夠累積較多後續研究，形成台灣女性的性別理論。

## 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啟示

筆者擬根據研究的結果及討論，對社會工作實務，尤其是兩性關係這個議題上，提出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兩個層面上的建議。

### 一、對直接服務的啟示

「互相同理」(mutual empathy)是女性在兩性關係上，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傳統上，人們把這種「互相同理」說成依賴，而且給予「依賴」標籤上負面的價值。因此，社工員對依賴，需要重新界定它的意義，而不是用傳統的定義來認定，依賴就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女性某些行為在過去被定義成

依賴，現在，應該定義成「互相同理」。而且，依賴有時也是一種女性在兩性關係上所使用的策略，目的是用來維繫關係的。因此，社工員在檢視案主的兩性關係時，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信念，除了父權文化所定義的依賴之外，社工員同時也需具備「女性的思考」，讓自己對依賴有不同角度的思考，這樣，對兩性關係的協助，才能有新的方向。

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課程中，及社工員的專業成長教育訓練課程中，「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也應該被納入教材當中，才能促使社工員及社工系的學生，能有更寬廣的角度來檢視案主的問題。

### 二、對間接服務的啟示

目前，台灣已通過兩性平等法，各學校也都成立了兩性平等委員會，或性騷擾評議委員會，這些法案及委員會的通過及成立，為台灣的兩性平等，建立了初步的基礎。然而，整體台灣社會環境的價值觀方面，仍舊傾向維護父權文化的價值取向，使得兩性平

等的真正落實，還有一段距離。所以，在兩性關係這個議題上，社工員還是需要經由社會教育，方案設計與執行等方法，致力於社會環境價值觀的改善，讓整體社會環境可以接納兩性平等的展現。唯有價值觀念改變，兩性平等的概念，才得以真正的實現。

(本文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 註釋：

註一：兩性關係在本文中，界定為女性和她的丈夫(男朋友)的關係：

註二：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方法的原因，將在研究方法的部分，再作詳細說明：

註三：本研究完全依照「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進行，因此，在正式收集、分析資料之前，筆者只先廣泛的瀏覽所有有關性別角色的理論。當資料分析出一些主題時，筆者才對照那一個性別角色的理論跟研究結果最為相近。但是，因為論文寫作的關係，還是將文獻探討—關係

中的自我理論，寫於研究方法之前，為避免讀者質疑本研究的進行過程是否符合「紮根理論」的概念，特此說明。

註四：根據 Surrey (1991)的定義，自我(self)是指一個人用來組織個人經驗，讓個人的行為有方向，有目的的一種內在建構。

註五：根據 Jordan(1991)的定義，「互相」(mutuality)指的是：彼此欣賞對方，接納彼此的全部優，缺點，也能夠意識到對方的主觀經驗，感受。

註六：在「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理論中，同理是指可以自由的和他人感情交流的能力。

註七：轉引自 Stiver, I. P. (1991) The meaning of 「dependency」 in female-male relationships. In J. V. Jordon, A. G. Kaplan, J. B. Miller, I. P. Stiver, & J. L. Surrey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143-161.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註八：根據 Stauss and Corbin (1990)，所謂「典範模型」(paradigm model)意指：事情

的前因→事情的現象→事情所在的環境→採用的干預策略→行動策略→事情的結果，這樣的一連串過程。

#### ◎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周芬伶(民八十七年)憤怒的白鴿 走過台灣百年歷史的女性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雅慧(民八十二年)日據末期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以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台灣。

楊雅慧(民八十五年)阮的心內話——十位女性的生命告白——台北縣：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劉珠利(民八十九年)依賴——一個該被貶低的特質？社會工作學刊，第七期，頁七七一—一〇〇。

英文部分：

Campbell, J. C., & Belknap, R. A. (1997)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in Battered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3(3), p. 217-294.

Culp, L. N., & Beach, S. R. (1998) Marriag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2, p. 647-663.

Gilligan, C. (1982\1993)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y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2<sup>nd</sup>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 J. L (2000) The Spiritual Self-in-Relation: Empat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ity Among Modern Descendants of the Spanish Crypto-Jew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9(1), p. 53-63.

Jordan, J. V.,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P., Surrey, I. P., & Surrey, J. L. (1991)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s from the Stone Center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Jordan, J.V.(1991)The Meaning of Mutuality. .

- In Jordan, V. J.,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P., & Surrey, J. L.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 81-96. New York · The Guildford Press.
- Lu, Hsiu-Lien (1991) *Women's Liberation under Martial Law?* In E. K. Y. Chen, J. F. Williams, & J. Wong (Eds.) *Taiwan Economy, Society, and History*. P.339-354. Hong Kong ·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u, Yu-Hsia (1980)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career roles and family roles under through Taiwan's social chan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0, 25-66.
- Lu, Yu-Hsia (1983) *Women's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power structur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6, 111-143.
- Lu, Yu-Hsia (1997) *Women and family busines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997 Conference of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Miller, J. B.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Anger in Women and Men*. In Jordan, V. J.,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P., & Surrey, J. L.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 181-196. New York · The Guildford Press.
- Radloff, S. S. (1975) *Sex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 The effects of occupation and marital status*. *Sex Roles*, 3, p.249-265.
- Stiver, I. P. (1991) *The Meanings of 「Dependency」 in Female-Male Relationships*. In Jordan, V. J.,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P., & Surrey, J. L.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 143-161. New York · The Guildford Press.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 SAGE Publication, Inc.
- Unger, R. K. (1990) *Imperfect Reflection of reality. Psychology Constructs Gender*. In Hare-Mustin, R., & Marecek, J.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Psych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P.103-149. U. S. A. · Yale University.
- Weissman, M. M., & Klerman, G. L. (1977) *Sex differences and the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4 (1), p.98-111.